



中国文化的单向经典化之弊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 赵白生

单向经典化之弊，如何医治？

首先，何谓单向经典化？中国文化，数千年来，走的就是一条单向经典化之路。以叶燮诗论为证：“则夫作诗者，既有胸襟，必取材于古人，原本于《三百篇》、楚骚，浸淫于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诸大家，皆能会其指归，得其神理。”（《原诗内篇上》）可见，诗家的经典化，既是单线的，也是单向的。所谓单线，就是我们的经典化，上下数千年，基本上沿着一条线，即时间的纵线。单向性，是指在时间这条纵线上，具有毫无例外的回溯性。简言之，复古也。验之钱基博的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几近事实。现代中国文学史，下编为新文学，像个小尾巴，只有寥寥数人。上编占大头，却是“古文学”，而“古文学”里，则有“魏晋文”、“中晚唐诗”、“宋诗”等，阵容豪华，蔚为壮观。可见，单线单向，相沿成习，绵延千年。时间上单线单向经典化的后果有二：小者丧命，如李约瑟所说的阎若璩；大者丧权辱国，如晚清民初。

为什么？

横向经典化，不成气候，这是主因。这，也就是我们做“世界文学年度报告”的主因。我们试图通过横向的空间拓展，年复一年，教育自己如何在文化上横向开拓，以期发明自己的横拓论。

下面的问题，全跟 2016 年有关，是我们自我训练的试题：

一、“曹文轩现象”，引人关注未来。他的两个文学宣言，从八十年代初的“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”，到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本世纪初的“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”，属于典型的道义派。他的道义，是多维的，但毫无疑问，其中核心的一维是他的“乡村情结”。“那里的风，那里的云，那里的雪，那里的雨，那里的苦菜与稻米，那里的一切，皆养育了我，影响了我，从肉体到血魂。……我是都市里一个乡情脉脉的边缘人”。中国为什么不搞“乡村化”运动？难道我们忘了城镇是地球的肿瘤吗？

二、看看世界地图，地球的肿瘤数不胜数，所以，我们进入了“疾病传记的黄金时代”（Thomas Laqueur）。澳洲作家巧治娅·卜耐恩（Georgia Blain）头患脑瘤，写过有影响的《生死婚姻书》（*Births, Deaths and Marriages*）。辞世之前，她还为报纸开设栏目，专谈其肿瘤体验。遇见马克思，不知他们会不会讨论自然的二次报复？也不知她会不会请教马老：“‘资本唯物论’与‘自然辩证法’，为什么世人就只要前一剂‘海上方’呢？”

三、无独有偶，南非作者李都都麻林尬里（Lidudumalingani）也写脑袋问题。不同的是，他写的是精神病，而且获得大奖。小说不长，提的问题，却很悠长：传统智慧，能解决我们当代的脑袋问题吗？

四、传统智慧吃香。比一比莎士比亚与达里奥·福，立竿见影。莎士比亚死了整整四百年，仍然还魂有术，全球公祭。达里奥·福刚刚驾鹤西去，写的剧本，比莎翁多得多，可人走茶凉，举世漠然。是因为他把哈姆雷特写成“弑父娶母”而“篡改得咎”吗？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，跟莎翁名著一样不朽：“我们别无他想，只要心灵的革命。”难道说脑袋问题其源在心？

五、鬼使神差，鲍勃·迪伦与达里奥·福，两位诺奖得主的“红白喜事”却在同一天，因为他们的相同点实在太多，就连获奖后的争议也如出一辙。哀莫大于心死，可是，他们为什么都能做到人老了心却不死呢？



曹文轩、卜耐恩、李都都麻林尬里、莎士比亚、达里奥·福、鲍勃·迪伦，来自世界五大洲，写的东西千差万别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都在绞尽脑汁，让人心灵丰润，脑门大开。用个新词，叫着“广度横拓”。

“广度的横向拓展”，或许可以救弊，解救单向经典化之弊。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国文化的单向经典化之弊

473